

# 放纵的秋天

陈拂湃◎著

长篇小说 一个男人的半生缘，几个女人的悲喜剧

现代出版社  
MODERN PRESS



12915  
08307

# 放纵的女天

陈沸湃◎著



现代出版社  
MODER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放纵的秋天 / 陈拂湃著 .

—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143-0153-3

I. ①放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1 ) 第 093453 号

## 放纵的秋天

- 作 者 陈拂湃  
责任编辑 杨学庆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 兼传真 )  
网 址 www.xiandaibook.com  
电子信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  
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 
开 本 710×1000 1 / 16  
印 张 23.25  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0153-3  
定 价 35.00 元

**第一篇 垂死蚂蚁 变成山大王**

- 001 走马上任怎么成了走鬼上任? · 001
- 002 倒霉夫妻唱一出对台戏? · 002
- 003 百里走单骑 来问数学题? · 003
- 004 鱼儿硬要钻猫嘴 猫儿讲风格吗? · 005
- 005 尿壶憋金蛋 为啥不倒出? · 007
- 006 美女捏着蚂蚁 到市政府去干嘛? · 009
- 007 死蚂蚁瞬间变成山大王? · 011
- 008 一朝遭蛇咬 十年怕井绳? · 013
- 009 一辈子没见过这种怪物? · 015
- 010 金丝猴战水怪 谁家胜利谁家败? · 017
- 011 捣蛋猴怎么变成了乖乖兔? · 019
- 012 靴不打脚 脚打靴? · 021
- 013 送肉上菜板 找剁呀? · 024
- 014 湖中抱美女 意外遇水怪? · 025
- 015 阴槽地府边归来 却遭兴师问罪? · 028
- 016 螳螂在前 黄雀在后? · 031
- 017 牧师去兜风 有啥遗憾看圣经? · 034
- 018 三国混战 有人败走华容道? · 037
- 019 火烧眉毛 还唱关公战秦琼? · 041
- 020 脚不想穿鞋 鞋会跑上脚? · 043
- 021 山鸡被拔毛 遭何劫数? · 045
- 022 猪脑壳打人 真是波儿荡漾惹的祸? · 046
- 023 肩挑千斤担能抵挡拦路虎? · 048
- 024 山雨欲来风满楼? · 050
- 025 孤虫苍郁秋风凉 波儿荡漾到何方? · 052

# 目 录

## 第二篇 梦绝南国 情断友谊关

- 026 大礼堂起风浪 黑云压城城欲摧? · 056
- 027 谁家今夜扁舟子 何处相思明月楼? · 058
- 028 阉猪公接生 接生婆阉猪 行吗? · 062
- 029 送座金山都不要 给个球长也不当? · 066
- 030 开张大喜成了开张大悲? · 070
- 031 饿牛拴在青草旁 谁会放心? · 071
- 032 赤裸裸地举着情爱旗帜 冲上了阵地? · 073
- 033 到嘴的肉不吃 是牙齿没劲吗? · 080
- 034 东边日出西边雨 热脸碰上冷屁股? · 087
- 035 风云变幻无常 老天爷长着娃娃脸? · 089
- 036 犁耙不耕地 地能奈何犁耙? · 091
- 037 女人如果没有了男人就恐慌了? · 095
- 038 深圳的梦 每一个都是圆的? · 102
- 039 人间果和天官桃能同时吃个饱吗? · 104
- 040 诺曼底防线被攻破了? · 106
- 041 编织袋装着老婆走 此等怪事哪里有? · 110
- 042 路旁美丽的花 能无节制地欣赏? · 112
- 043 如临万丈深渊 竟有美妙梦幻? · 113
- 044 家像遮风避雨的伞 岂能拱手相送? · 118
- 045 云儿想披灿烂的裙裾 太阳却要卸掉它? · 121
- 046 友谊关上 关上了友谊门? · 123
- 047 将脸送给别人去打 图啥? · 125
- 048 上帝关上了这道门 又打开了一扇窗? · 128
- 049 风萧萧 雨飘飘 孤家寡人向何方? · 131

## 第三篇 独闯深圳 欲抓金丝雀

- 050 跌落垃圾房 何以顷刻变窝囊? · 134

- 051 狼狈犹似流浪狗 被谁阉割了? · 137
- 052 林中的小鸟 将如夜雨似的搅扰梦魂? · 140
- 053 啊 孔夫子派学生来了? · 142
- 054 你知道 深圳的圳到底有多深吗? · 144
- 055 貌美如仙 斗大的字只识几个? · 150
- 056 大年初一睡睡睡 不速之客闹闹闹? · 152
- 057 鸟儿刚进门 咋又半夜鸡叫? · 155
- 058 落难逃荒的山鸡要占窝 左右为难? · 157
- 059 鸟儿 谁来唤醒你? · 162
- 060 I……GOING DOWN 我够淫荡? · 164
- 061 静看庭前花开落 动随天外云卷舒? · 167
- 062 猛然激起的洗碗水 震醒了闷葫芦? · 170
- 063 说深圳是性饥饿重灾区 岂不是瞎说? · 171
- 064 两人都辞职 是因他要去当和尚? · 174
- 065 想要拔掉他那根傻乎乎的神经? · 177
- 066 美蝴蝶打开了他的春天吗? · 179

#### 第四篇 梦幻深圳 搅晕做梦人

- 067 媒公做媒 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? · 182
- 068 吃着碗里 却盯着锅里? · 185
- 069 皇帝不急太监急? · 189
- 070 水鸟不能共生 怎一个愁字了得? · 191
- 071 沙砾随漠风刮来 双眼蒙尘? · 195
- 072 是谁动了他的奶酪? · 198
- 073 豪华酒店设鸿门宴 超级穷鬼成了唐僧肉? · 200
- 074 烛光啊 能将两颗心融合在一起吗? · 203
- 075 歌声秋风缠绵 唤醒心中的情感女神? · 208
- 076 意外迎来垃圾房的高级礼物 奇缘? · 211

- 077 “图容易”出了道不容易解决的难题? · 213
- 078 果断亮剑 何以快刀斩乱麻? · 215
- 079 山穷水尽已无路 柳暗花谢村在哪? · 217
- 080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? · 218
- 081 抽签得老婆 稀里糊涂入洞房? · 221
- 082 物是人非 睹物思旧情? · 226
- 083 文盲投资办学 天方夜谭? · 227
- 084 在妇科诊疗室碰上尴尬事? · 230
- 085 火柴盒子做棺材 死了也值得? · 232
- 086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意不尽情? · 236

## 第五篇 已经晕乎 再栽烂泥潭

- 087 南下凤求凰 结果又如何? · 240
- 088 咽不下干果 恨不得钻地洞? · 242
- 089 又是要求又是礼物 岂不撑个半死? · 245
- 090 开足马力的装甲车如何占领阵地? · 248
- 091 今天的性趣怎么会召之即来? · 250
- 092 伟岸与柔情在静夜里幻化 是今夜美好的写照? · 253
- 093 做着红楼梦还想吃儒林外屎? · 257
- 094 如泣如诉之秋 孕育着说不清的迷茫? · 260
- 095 踏入地球四十年 敢说地球属于自己? · 263
- 096 结婚只要五毛钱? · 266
- 097 破译生命的密码写在天空? · 271
- 098 良心债 社会债 能逃哪个? · 274
- 099 没有了西门庆 就去想天上的玉帝? · 277
- 100 夜灯幽暗叹衷肠 楼影哀怨哭苍凉 悲从何来? · 279
- 101 奄奄一息的人 咋还救别人? · 282
- 102 魔魔般的长龙 吞噬了梦断天桥人? · 284

- 103 是樵夫的斧头问树儿要斧柄? · 286
- 104 上帝老爷 这坨天仙肉能吃吗? · 290
- 105 太阳果真从西边出来了? · 292
- 106 飞过洞庭湖的麻雀 是被人糊弄的种? · 297
- 107 怎么被天仙肉咯了牙? · 301
- 108 女人是男人的帆 还是男人的锚? · 303
- 109 普度的莲花把他搭载到了哪里? · 307
- 110 风水轮流转 乾坤大挪移? · 309

### 第六篇 潜伏隐居 涅槃求重生

- 111 月亮寻找到了失踪的太阳? · 313
- 112 天下第一男人和瘸腿美女如何面对恐怖? · 317
- 113 一简单就快乐 一复杂就痛苦? · 322
- 114 黄河思念泰山 想你是一种美? · 326

### 第七篇 振翅高飞 鸿鹄征秋天

- 115 为了过河 让魔鬼背着走? · 330
- 116 怒发冲冠 剑劈请客人天盖? · 335
- 117 李嘉诚真的要请家教吗? · 340
- 118 你愿意一辈子打光棍吗? · 342
- 119 只有蟑螂怕破鞋 只有王八怕铁锤? · 347
- 120 猪八戒将在高家庄背媳妇? · 350
- 121 不是梧桐树 也能引来金凤凰? · 352
- 122 奇异婚宴上何以杀出个程咬金? · 354
- 123 非凡秋天 清秋无言! · 359



## 第一篇

# 垂死蚂蚁 变成山大王

### 001 走马上任怎么成了走鬼上任？

2001年清明节。恒州市南郊五姨山公墓区。雾蒙蒙，雨丝丝。蜿蜒而过的简易公路上，坑坑洼洼，淤泥成团，一辆辆来祭拜的车子陷在其中，进退两难；公路两旁，卖祭品的摊子成堆，祭祀的人络绎不绝。古诗云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，显然，这景象更有使人断魂的感觉！

在这摄人心魂的时刻，走马上任的胡白别有一番心情，他本是满怀激情去赴任，但到了这里，却是有了些郁闷，因为，他搬家的车辆此时被堵在这简易公路上，进也不行，退也不可！

叮铃铃，忽然电话响起，一阵接着一阵，仿佛催命一般。胡白赶紧拿起手机：“啊？哦！好的，好的！”接完电话，他把头急急地伸出车窗，无奈地瞄了瞄前方一辆辆陷入泥坑的车辆，然后回过头对老婆江溪说：“这里你来处理，我……”

“哪儿去？”

“水波儿来电话，其他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叫我火速赶到市经委！”

“水波儿？嗯，那鬼女人呀，叫你去，一个电话，你就屁颠屁颠来劲了！”

胡白对江溪开玩笑：“堂堂的经委办公室主任给我打电话，肯定是有馅饼要从天上掉下来了啊，怎么不屁颠屁颠来劲呢？哈，我还恨不得飞到市经委，去接天上掉下的馅饼呢！”

“她约你去，你恨不得马上飞到她身边，是吗？”江溪满脸不悦：“哼，你赴任的路上，在这坟堆堆里碰上了鬼，竟还想着和那鬼女人约会！你这鬼男人，搞什么鬼名堂！”

“你最近对她……”胡白不想和她多说什么，抬脚准备离开。

“不能去！这里我管得了吗！你看！你看！这里，祭鬼的人成堆，卖祭鬼品的摊子成堆，现在来祭鬼的车子也成堆，哼，背时鬼，选择这鬼打架的鬼日子，选择这鬼打架的鬼山路，走鬼上任，现在尽碰鬼，你还想去搞鬼？”江溪突然怨气冲天，拖住下了车的胡白：“不许去！这水波儿呀，哪个当点官就要抱腿子，这种人你最好少去惹！”

站在车门旁的胡白，冷不防被车门口的江溪一拖，没站稳，“啪唧！”他的双脚踏进了烂泥中！

胡白站在这淤泥之中，环顾周围嘈杂的场景，望着旁边满脸怨气的妻子，心情异常复杂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掏出手机，拨打水波儿的手机：“波儿，我搬家，车子堵在五姨山坟山上，不能及时赶到你那里。”

水波儿在电话里没好气地回答：“搬家？搬什么家啊？还没和人家结婚，就削尖脑袋，想喜滋滋地钻进人家的洞房，未免太积极了吧。告诉你，你的任命出问题了，你被免职了！”没等胡白反应过来，咔的一声就挂断了电话。

啊！正式的任命书还没有下，就被免职了？胡白大惊失色，抓着的手机差点掉到淤泥里……

## 002 倒霉夫妻唱一出对台戏？

淫雨绵绵，一张厚厚的纱幕遮住原本晴朗的天空，虽然是白天时光，大地就像夜幕隐藏在祈求光明的朦胧里。

恒州市锌品总厂厂区，粉尘弥漫。围墙杳无人，一排阴暗潮湿的杂屋。在这排房子的西边角落有一间房子，里面塞满了家具，甚至家具还堆到了外面台阶上。这就是胡白刚搬进来的家。

胡白坐在煤炉边，他没抬头。今天下雨，空气潮湿压力大，炉子点了半天才点着，烟雾早已将他熏得泪水涟涟。现在，他呆呆地看着锅里已煮烂的白菜，心里郁闷极了。早两天，佛山市泰山公司诈骗了恒州锌品总厂300多万元，有人说市进出口广东办事处和锌品总厂都有责任，还有人竟直接怀疑他这前任办事处的主任。这次，市经委把他从市有色进出口公司广东办事处主任的职位，调到市骨干企业恒州锌品总厂当销售副厂长，并准备让他接手厂长位置，让他管理实体企业并将委以重任，这是对他的极大信任，没想到还未正式上任就被免职，想起这些，他感觉实在是无辜，实在是气恼！

妻子江溪从门外走了进来，她先郁躁地坐在床边，一声不吭地盯着胡白。她的眼睛也是通红，可以看出，这不是完全来源于烟雾的熏燎。江溪见丈夫一直是沉默不语，她内心的满腔怨气更加难以抑制。突然，她冲到丈夫面前，气冲冲地说：“背时鬼，同意还是不同意，吭一句！”

胡白依然沉默着。

“比鬼过的日子还不如！”

胡白抬起头，试图安慰妻子：“暂时的……”

“说得轻巧！原来别人多看得起呀。现在呢？啊，你看吧，不明不白背黑锅，不明不白停职，不明不白受整，女儿又不明不白住院。啊，原来以为是经委堂堂的大主任邓庭虎要调你来的，是他要你先搬来，我们还指望着他会帮你说话，你跑去找他，结果……哼！”江溪提高了音调放连珠炮：“几百万元的大案一时能出结果？他们将屎都往你身上倒，能洗干净？这锌品厂厂长邵林四本来一直阻挡你调人，现在肯定会整死你，你能在这里熬出个头？”

胡白的内心也是火急火燎的，说话哪有好口气，于是硬邦邦地回答：“走得了和尚走得了庙？走，反而会认为我有问题，我只有等结果！”

“那案子到底怎么办？工作到底怎么办？生活到底怎么办？邵林四他们整你怎么办？”见丈夫回答得生硬，此时，江溪的情绪更加高涨。她一边擦着泪水，一边越发恼怒地质问丈夫。

“什么怎么办，你、你受得了就受，受不了自己看着办！”胡白噌地一下站了起来，现在，他的情绪也难以自控，他开口竟迸出了火药！

江溪的情绪更不能控制了，她冲动地说：“你是不想离开水波儿那骚货，所以什么都愿意忍受！”

“什么？你怎么胡说！我讲过多次，她家有恩于我，我们永远是兄妹！你这样说，是侮辱我的人格！”胡白内心本来燃烧着熊熊烈火，江溪一把汽油浇来，火势一下迸发，岂能忍受？！于是，他失态地冲到江溪面前，朝她扬起手……

“啊！竟敢耍威风！”还没等胡白的手扬下来，江溪猛然折身，朝门口冲去：“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走！”

江溪开门，抬腿就往外冲。

此时，一道闪电划破天空，一声炸雷将整个大地震得猛烈颤抖，紧接着豆大的雨滴洒落大地。江溪在房外台阶边稍有躲闪后，不顾一切冲向雨中。

胡白举起的手僵持在空中，他呆呆地站立在房里。然而，猛烈的雷声和刺眼的闪电，使他骤然醒悟。于是他冲出门外，不顾闪电雷鸣，奔向消失在雨中的江溪……

### 003 百里走单骑 来问数学题？

南国的天气是阴晴无定，第二天，这里不再有那纠缠多日的阴雨，天空中开始飘逸着一丝丝搅拌着晴天芬芳和雨水潮味的气息。

恒州市北长黑山上，远离恒州锌品总厂四五公里的氧化锌分厂围墙边。

胡白身着工作服，头戴草帽，肩上搭着条毛巾，双手握着一把铁锹，独自一人在整修烂泥路。他全身湿透了汗水。

这时，一美女一扭一扭地朝胡白走来，她就是恒州市经委办公室前任主任、现恒州锌品总厂厂长助理兼销售科长水波儿。这水波儿，三十五六岁，一米六左右，瓜子脸，丹凤眼，樱桃小口，杨柳细腰。她虽然大小也是个官儿，但却总给人一种另类的感觉。衣着上，她总喜欢红装艳裹。讲起话来嘛，巧舌如簧，眉飞色舞。加上她的眼光具有特殊的放射性，并且每束眼光都带有倒钩儿似的，因此，总有些男人被她弄得魂不守舍。水波儿的穿着打扮，以及言行举止，哪里与其身份相符呢？怪不得，总有那么些社会评论员，根据其名字，说“波儿荡漾，男人销魂。”甚至说她是“见男春”型水怪女人。

水波儿走近胡白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啊……哟，这不是我们全市有名的大才子，大文豪，原来的有色进出口公司大经理吗？瞧你现在这鬼样子，真像劳改犯、像只死蚂蚁呀。”

胡白撑起铁锹，擦擦汗，冷冷地看了一眼水波儿。

水波儿没有注意到胡白的表情，依然口无遮拦地拿胡白随意开玩笑：“腐败分子劳动改造，活该啊。看来，你现在还不如真的服从我当时的安排，留在五姨山那坟上当总统，去统那些大大小小的孤魂野鬼，去统那五位姨太太啊。”她特意加重了统字的语气，不过，话刚出口，见胡白脸色不悦，便马上换了口气说：“唉，这也真是，副处级干部干这种事，真是糟蹋革命干部啊。”

胡白历来了解水波儿的脾气性格，觉得没必要和她纠缠，于是低下头认真铲着烂泥巴。忽然，水波儿显得很认真的样子，说有很重要的事要谈。并且用她那惯有的神情，故弄玄虚地说它十分重要，百分重要，千分重要，万分重要！然后，她环视四周，见没有人，便将嘴巴接近胡白的耳朵……

这时，一袭白色丝裙从一辆崭新的别克小车里款款而出，来到胡白和水波儿面前。这美女，30岁出头，身材高挑，双腿修长，臀部圆润，乳房高耸，腰肢纤细。而且，皮肤白皙，瓜子脸，挺鼻梁，长发披肩，大眼睛水汪汪的。啧啧，真是一位窈窕淑女啊！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颇像香港歌星叶倩文呢！

“哟，哟，什么风把蓝悦珊大美人吹来了？”水波儿马上回过头来打招呼。

胡白平静地问蓝悦珊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水波儿在一旁挤眉弄眼：“哦，明白了，亲爱的学生驱车百多公里，赶到我们恒州市，是特意向亲爱的老师请教题目的啰。如此精神，堪称天下一绝，真是千古楷模啊！”

“是呀，我倒真要问胡老师一道数学题。我儿子问我，我答不出来。”蓝悦珊突遭水波儿调侃，顷刻，脸上泛起了红晕。但她随即镇静下来，机敏应对。

“什么题？”胡白问。

“一道奥数题，看起来简单，我想了好久，总想不出结果。”蓝悦珊说：“大妈第一次卖掉篮子里的鸡蛋的一半，再加半个，第二次再卖掉剩下的一半，再加半个，最后剩下

一个蛋，问原来有多少鸡蛋。”

“啊呀，美女随便用鼻屎耙耙捏出个题目来逗老师。这是什么题目呀，半个鸡蛋怎么卖呀？”水波儿对蓝悦珊挤眉弄眼：“美女，该问心爱的老师，卖两个……”

胡白和蓝悦珊同时敏感到水波儿要说什么，都厌恶地蔑视着水波儿。他们都心想，这水波儿，本科毕业的大学生，大小也算是个干部，怎么老喜欢整出这么些不着调的东西？

胡白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看了看蓝悦珊，问：“不在这里乱扯。谈正事吧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听说你当厂长了，我特意从我们潭城市赶来祝贺。没想到……”

水波儿接话：“我知道，你是没想到敬爱的老师受委屈了。”她拍了拍蓝悦珊的肩膀，说：“老同学，别过多挂念老师了。”

老同学？我也教过你水波儿？胡白对水波儿的话不免有些疑惑。

“你没有教过我，我们就不能是同学吗？她不是低我两届的校友吗？”水波儿望着胡白补充道。

胡白微微点头。

“真的被免了职？为什么？”蓝悦珊看了看胡白，问。

“说是与佛山诈骗案有牵连，暂未安排工作。”水波儿告诉蓝悦珊。

“真的有问题吗？”蓝悦珊颇为担忧地问水波儿。

“没问题！”胡白很干脆地回答。

蓝悦珊略作思考后对胡白说：“我说呀，干脆搞贸易去！”蓝悦珊又接着说道：“别在这里受气，还是跟我一起干吧，我给你资金！”

“我不会离开，更不会在这时候离开。”胡白说完，喝了口水，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擦嘴巴，并用草帽给自己扇扇风，然后对两位女士说：“你们别老晒着太阳，走吧。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”

胡白说着，低下头，拿着铁锹铲着废炉渣，开始铺路面。

水波儿和蓝悦珊道别后准备离开。

蓝悦珊拉着水波儿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波儿姐，坐我的车走，我正有事情要麻烦你。”

水波儿问：“什么？”

“车上说去。”

## 004 鱼儿硬要钻猫嘴 猫儿讲风格吗？

当天，当暗影渐渐地笼罩大地的时候，胡白独自回到自己居住的小窝，一个人神情郁闷地做好饭菜，等待着妻子江溪的归来。他忙完，心事重重地坐在床边，静静地思索

着。这时，水波儿来到胡白家里。一进门，她便说：“哎呀，这鸡屁股房子，比猪窝还不如啊。”

水波儿说着，见房子中间四方桌上摆着饭菜，便一屁股坐在饭桌旁，毫不客气地拿筷子吃起来：“就这几个破菜呀？啊！我要告诉你很重要的事情，叫你整几个好菜给我吃，你却这么小气！”

“哪里是做给你吃的。”胡白直接地问：“你要讲什么？”

水波儿边吃边抱怨：“太不公平了啊！我水某人算哪根葱呀，有重要的事情特意登门，你却像小蚊子打哈欠——小气得很。假如是蓝美女来了，哼！”

“老妹，你别老拿蓝悦珊开玩笑！”胡白忽然记起了什么，随即问道：“哦，我问你，蓝悦珊今天来这里干什么？找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这……她找我……咳，先别提这事。”水波儿把要讲的话吞了下去，然后将啃过的鱼骨头放在桌上，瞟了瞟胡白，兴头十足地说：“啊……呀，开什么玩笑嘛，你们俩的韵事，天下人都知道啊。这蓝美女呀，才十六七岁，读初三时便爱上了大自己四五岁，救过自己命的数学老师胡白，是不是？”水波儿又夹了一块鱼，说得更加来劲了：“怪不得呀，她那次掉到水里，要不是你救命，早就变成屈死鬼了；她那时家里穷，要不是你资助，早就失学当农民婆了；她那年生意惨败，要不是你帮忙，早就血本无归成穷光蛋了。你恩重如山，她会忘得了你？还有，老师嘛，是英俊潇洒像武松、才华横溢超李白，她坐在底下听课，怎么不会神走四处，魂游八方啊。”

“别讲这些啦。”胡白知道水波儿会不依不饶，于是想制止她说下去。

“哟，哟，哟，怕裤子被脱光，丢人现眼，是吗？怕什么，要将你脱光！”水波儿放下筷子，色眼眯眯地望着胡白，她的眼睛里射出勾魂的光芒，这奇异的眼光，对男人们无疑具有极大的杀伤力。

胡白马上一脸肃然地站起来。

“我是说，要将你们间的那点事都曝光，不是要脱光别的啊。”谁知，水波儿还是嬉皮笑脸，一个劲地接着说下去：“我们敬爱的胡白老师，年轻有为，才二十出头就被提拔为中学校长，那时，刚高中毕业的蓝色妖姬，怎么能控制住自己骚动的春心呢，于是呀，迫不及待地撕掉脸上的遮羞布，勇敢大胆地向大恩人求爱！”

“瞎讲！”

“瞎讲？不，我讲得还不够呢，这蓝美女嘛，当时还恨不得，啊……彻底干净地撕掉全身的遮羞布，邀请你胡白爬南岳山……哎，算了，节省点民族语言。”水波儿又用眼神挑逗着胡白：“嗨，那时，烈火总是死死地喷向干柴，你这骚驴，怎么憋得住啊？哈哈！”

“你越讲越不像话了！”

“干柴遇烈火，肯定憋不住啊。可以想象得到，啊……”水波儿不由分说，挨近胡白，将手搭在胡白的肩上，用勾魂的目光盯着胡白，娇柔造作地问：“哎，请问，老牛吃嫩草，味道美不美啊？”

“你毕竟是干部，不要再说什么骚驴之类口头禅！更不要歪曲事实胡说一通！”胡白甩开水波儿，坐下来，端起饭碗，严肃地说：“她聪明、活泼、漂亮、好学，这样的学生，哪个老师都会喜欢。坦率地讲，我当时对她有好感。但这与其他什么都没关系，我觉得，对学生只能是无私关爱，因此，我和她的关系一直很正常！”

水波儿还是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据说，蓝美女毕业后，甚至结婚了，还一直对你饶有兴趣呢，是不是？哎，鱼儿硬要往馋猫儿嘴巴里钻，你这馋猫，你这骚驴，难道会讲风格？哈哈！”

“别乱讲好不好，她们夫妻辞职办贸易公司。这些年，我确实帮她们做了些生意，但我和她绝对不牵扯情感问题！”

胡白显得极其不耐烦了。

水波儿依然如故地说着：“她老公也是你的学生，你当然不敢公开和她扯情感问题呐。装假正经，是腐败分子的特性啊。”

“我和她清清白白，别讲无聊话！”

“呵，我只是在自己的哥哥面前这样说话，你要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，我才不会随便呢。哈哈，好久没逗哥哥开心了，过瘾！过瘾！”水波儿对着有些烦躁的胡白，却一笑了之。

胡白想起她说过要告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于是问：“你找我，到底要说什么？”

水波儿低头，有滋有味地品尝着蘑菇汤，半晌后，答非所问地说：“也是和你的学生一样，来问奥数题目，她问鸡飞蛋打问题，我就来问……嗯……鸭跑脚瘸问题。”

“到底有什么重要问题？你快讲。”胡白直言不讳地说：“你不要在这里呆得太久，讲实话，最近你嫂子……”

忽然，水波儿注视着门外，说：“外面有人偷听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没看清。”

## 005 尿壶憋金蛋 为啥不倒出？

门外来人是江溪。她在门外听见有女人在家里和丈夫说话，不由自主地驻足，并在门外听了几句。当她听说是水波儿在家和胡白说着什么，并且语气轻佻，于是一脚跨进家门，将资料袋往床上一扔，脸儿拉得老长，眼睛冰冰地瞪着房里人：“你们……”

胡白亲热地迎接江溪，他诚挚地解释：“我跟你讲过嘛，水波儿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咱家告诉我们，她是特意来的呢。”胡白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波儿还在为我的事情跑腿儿呀。”

水波儿接话：“是啊，我在为这倒霉事跑上跑下呢。”

江溪自然心里平和了许多。

“你来我家，到底有什么要告说啊？”胡白问水波儿。

水波儿矜持片刻，却是答非所问：“你放下包袱，好好帮帮老妹。”

“你的事，我们哪有不帮的。”胡白回答，接着将水波儿的军，问：“这就是你那比泰山还要重的，很重要很重要的事？”

谁知，水波儿找来牙签，边剔牙齿，边莫名其妙地抛出一句：“你呀，别人喊你腐败分子，真是腐败透顶！”

“啊？”胡白夫妇都有些诧异。胡白是因所谓的腐败问题被免职，虽然名字的谐音是腐败，但现在说腐败透顶，这使人听起来不免神经受刺激。所以，他们听了水波儿的话，心中都有不爽之感。

水波儿说得更是使他们夫妻不可捉摸：“我说你呀，受点挫折，就变得像阉鸡公！”

胡白和江溪的心中都觉得有一片云雾：“这……”

没容胡白回答，水波儿又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当修路工，哼，真没出息！”

“啊？”胡白惊讶。

突然，水波儿充满激情地对胡白说：“调你来，是为了啥？你为何不利用机会，钻研技术和熟悉厂情？到时候，你这大地主胡汉三卷土重来，登上厂长宝座，岂不是水到渠成！”

“噢……你的所谓千分重要，万分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指引我抢班夺权当厂长这条革命道路！”胡白望着水波儿，微笑着说。

“是……是……”水波儿突然将要说的话咽了下去，转换语气说：“还是沉下心，多学习，并把厂里的主要东西掌握好吧。”

胡白辩解：“这，你这厂长助理多少有点官僚呀。这段时间我……”

“对，这才有点像男人嘛！”没容胡白讲完，水波儿接话，然后，又装腔作势地笑着说：“我要讲的呀，真是有十分要紧的事呢。”

“什么事？你快说，看你这吞吞吐吐的。”胡白夫妇嗔怪地看着她。

水波儿想了想，刚要说，又咽了回去：“你猜！”

“没兴趣猜，不讲拉倒！”胡白说着走开了。

“你不猜？走着瞧！”水波儿语气重重地说。

胡白和江溪面面相觑。

水波儿有些不快地离开了胡白的家。江溪还在琢磨着水波儿所谓的重要事情。胡白却不以为然，他对江溪说，水波儿的话没必要当一回事，他也没有兴趣去猜她那些东西，目前来讲，他唯有认真钻研生产技术，争取早日把厂里的一切搞得清清楚楚，其他的一切都束之高阁。



## 006 美女捏着蚂蚁 到市政府去干嘛？

江南的初秋，依然异常炎热。秋阳似火，烧得这大地滚烫，人们像在蒸笼里，只得躲在阴凉的地方，怕热的蝉儿，藏在高高的树上，老是委屈似地喊叫：“热啊，热啊……”

恒州锌品总厂氧化锌分厂，两台四五十米长的大型转窑横卧着，它们轰轰烈烈地转着。在这高温且粉尘弥漫的环境里，工人们有的在窑头观察火焰，有的在和料，有的在清除炉膛的废渣，有的在收集产品，好一派繁忙景象。

转窑进料口旁，生产技术科科长常著谈，及技术员朱劳科等人在研究解决堵料问题方案。这常著谈，是技术过硬的高级工程师，这些日子，别人不太理睬胡白这所谓的有问题的人物，他却越来越喜欢和胡白交流技术问题，他这技术骨干，不知不觉地，竟有些佩服起胡白了。这朱劳科，厂里人都叫他猪脑壳，他原来是生产技术科的副科长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厂里撤了他的职，在胡白倒霉这段时间里，老喜欢跑到胡白家里去聊一聊，因此，他和胡白的关系也比较亲密。

胡白蹲在不远处的地上，画来画去，陷入深思。

朱劳科离开大家，走近胡白，嬉笑地说：“你眼睛盯着地上，像看女人一样专心啊！”

胡白没吭声。

朱劳科说：“哦，别想了，来，回答我一个更有现实意义的专业问题。”

胡白抬起头，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朱劳科。他以为对方将要提出什么冶炼技术上的专业问题。

“我问你：看女人，你第一眼会看哪里？”谁知，朱劳科拍着胡白的肩头，问了这么一个问问题。

“别吵。”原来如此！胡白又低下头，依然故我地思索着。

“你看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个问题对于人类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告诉你吧，据说，看女人嘛，20岁的男人，第一眼总是盯着女人的脸；30岁的男人，第一眼总是瞄准女人的胸；40岁的男人，第一眼总爱看女人的腿；50岁的男人，第一眼总是注意女人的背。你同意这种说法吗？”见胡白不理睬他，朱劳科又说：“我可不完全同意这破观点。你看，天下女人的裤裆难道没男人看了？应该说，大多数男人，第一眼盯的是女人的屁股吞屁儿，你说是吗？”

胡白全当没听到，还是独自沉思。

常著谈走过来，喊着其绰号，对朱劳科严厉地说：“猪脑壳，又在整什么歪斜事！”

朱劳科看了一眼常著谈，撇撇嘴，自觉没趣地走开了。

常著谈科长走到胡白身边，说：“老胡，没想到，你这全市有名的笔杆子，竟勤学好钻研，仅仅几个月时间，便对全厂的主要生产工艺掌握得这么好，我真服了你。你说，